

影音館

《墮樂迷城》

Senseless Tale of the City

文：大秀

早前《危險療情》(A Dangerous Method)在港上映過，相信大家對導演David Cronenberg的作品並不感到陌生。他的《變形人魔》(The Fly)已成為經典，就連他2005年的作品《A History of Violence》也給陳可辛看中「改編」成為其電影《武俠》的骨幹……Cronenberg的最新作品，就是由爛仔仔Robert Pattinson所主演的《墮樂迷城》(Cosmopolis)。

(當年看過片子後就會明白)，每個樂章也非常地短，全隻OST的runtime三十分鐘不到(而電影片長也只是109分鐘)，瀟灑電子Ambient的氛圍，很未來很抽離的感覺，有時你會覺得那音樂在重複，有時又不覺他們存在……Metric包辦全碟的彈奏部分兼創作了其中三首樂曲《Long to live》、《I don't want to wake up》和《Call me home》，分別在多倫多樂隊的錄音室和紐約著名的Electric Lady錄音室進行錄音。

的空間內，觀眾的焦點必然集中在Eric Packer身上(大概連跟他有接觸的人，除了Juliette Binoche以她的年紀還要演出Sex Scene較為讓人有印象之外)，我覺得某程度上，Pattinson還未去到可以獨挑大旗的地步，演出上他還未能駕馭整齣電影裡的空洞，整體觀感非常抽離。唯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當故事發展到最後，Eric找到要殺他的人Benno之時，提出了Eric喜歡每種東西都「對稱」的癖好，觀眾或跟我一樣突然想起片中，Eric某些場面某種行為，頓然又覺得Cronenberg確是個有趣的導演！



電影音樂由Howard Shore跟獨立樂隊Metric合作，全碟由Howard Shore全權負責的只有七首，由於這配樂在電影中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

Cronenberg曾被譽為在英語電影史上最愛玩敘述方式的導演，這次在《墮》裡，他要把原著小說中大部分能靠對白來填充的空間以畫面實體化——主角Eric Packer身處的巨大長條形轎車就是電影中大部分事件發生的場所。在這封閉

最新影訊

夏日國際電影節開幕

夏日國際電影節由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，節目網羅了各地出色電影，有人氣亞洲新片、修復經典名作，以至世界級影展的得獎話題作品，為戲迷帶來清新難忘的觀影經驗之餘，同時向電影大師致敬。



2012夏日國際電影節將於8月14日至28日舉行，共選映了27部、分別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之電影，從親切感十足的本土故事，到最新最潮的日韓話題作品，還有大師經典和人物傳記等。

開幕電影《女朋友。男朋友》乃今年台北電影節開幕電影，是導演楊雅喆於《囧男孩》四年後再出發的野心長片。複雜的成長，豈止跨年代，更跨膚色、跨性向，三角關係也是回轉木馬意象的「逾越式」愛情故事。《艋舺》「鬼仔」鳳小岳演的阿仁愛上「男仔頭」美寶(桂綸鎂飾演)，美寶卻愛木訥的阿良(張孝全飾演)，阿良則有不能說的秘密，只愛一個不愛他的人。單戀、苦戀、短暫相戀、離離合合，去了又來，三人歷經國中時代的率性與憤怒、大學時期的反叛抗爭，以至投身社會後的同流調節；桂綸鎂脫胎換骨地演出，不再停留在少男殺手的階段，成為一流女演員；楊雅喆奔放的鏡頭將台灣片推進另一個新境界。

而本地年輕導演麥曦茵在《前度》後再寫都市女性心事，完成《DIVA華麗之後》，筆觸越見細膩，並於電影節期間做隆重首映。J(容祖兒)本是無名歌手，遇上不擇手段的經理人Man(杜汶澤)，立下魔鬼契約：為了爭氣和成名，甚麼都可以放棄。果然，J成為天之驕女，但漸漸發覺一切也許只是廢樓。Man想捧少女Red(林欣彤)成為天后接班人，卻要她付出，愛情事業只可擇其一的代價，兩名Diva同樣面對抉擇……容祖兒的天后心聲投射，林欣彤的上位新秀煩惱，皆度身訂造；杜汶澤更把角色的市儈、蠢感卻非無情無義演得入木三分。

同為隆重首映的，還有影迷翹首以待的港產動畫《麥兜·嚙嚙伴我心》。這次更請來《童話集》的楊學德加盟美術監督，crossover出怪異華麗的嶄新影像，大肆惡搞街坊話題，曲線緬懷香港舊情。來到歌舞片式樣的第五部電影，麥兜既有最拿手的二次創作，又大唱懷舊金曲加古典音樂，可謂歌中有笑，笑中有淚。廿多年不變的是，麥兜依然溫馨搞笑，始終死蠢善良，在硬梆梆的世界，繼續走自己的路……

(節目詳情可瀏覽www.hkiff.org.hk。門票現已於網上www.urbtix.hk及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。)

二手好碟

文：勇先

《反收數特遣隊》的反核心價值狂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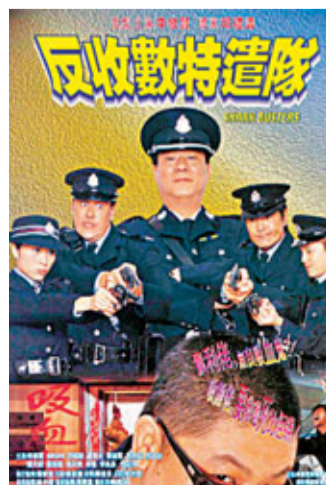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，警察在社會的角色惹起不少爭議，有人覺得他們欺軟怕硬，有人覺得他們助紂為虐，亦有人同情他們站在前線易被攻擊……的確，警察被賦予特別的權力，但同樣亦被加諸了特別多的限制。作為一齣喜劇，《反收數特遣隊》嘗試引發一點狂想，就是若果警察能夠「無法無天」地維護法紀，作為觀眾，你會覺得大快人心嗎？

這齣電影推出自2002年，而十年前的香港，警民之間不像今天壁壘分明，相反當年的社會正值經濟低迷、人人負債的年代。特別當時很多人(有不少更是警務人員)因為欠下巨債，覺得自己翻身無望，最終走上自殺的絕路，這份集體悲情令警民之間有着非一般的「同聲同氣」。《反收數特遣隊》便在這背景下應運而生，故事講述高利貸集團首腦「貴利龍」(林雪飾)乘著逆市，不斷擴張其「貴利」業務，戲中的警務人員如Benz(許紹雄飾)、李Sir(李修賢飾)和拳王(盧惠光飾)等，或因為面對負債，或因為賭博欠債，直接間接成為了貴利公司的客戶。面對警方這班「債仔」，貴利龍有恃無恐，一方面利誘警員徇私枉法，對其手下網開一面；一方面更以燒屋、淋紅油等恐嚇手法向這些警務人員客戶追債，彷彿把他們推向死地才肯罷手。

面對這「老鼠捉貓」的荒誕處境，這班面目無光的警員作絕地反擊，以黑社會的方式，甚至扮鬼扮馬，「以彼之道還施己身」的向貴利龍進行大報復，成功令貴利龍疲於奔命，最後來一個瘋狂式的邪不勝正大團圓結局。

即使明知對方是奸黨惡賊，但因為法治與規矩，我們都明白執法者面對黑社會或有勢力人士，往往顯得無可奈何，讓奸人繼續當道，正義不能伸張。《反收數特遣隊》正透過這班「無法無天」的警察，以「旁門左道」的方式維持治安，將一眾黑社會分子戲弄得團團轉，這無疑替觀眾對現實不公的鬱悶舒發出來。

事實上，在一個現實的法治世界中，壞人可從法律罅隙中竄逃，正當人亦會遇上有理說不清之時，這都令我們不時感覺到法律的局限頗多，甚至衍生出要給作惡的人受到應有懲罰，應像Laughing哥一樣以充滿爭議的方式維持正義的念頭。誠然，若這樣的情節出現在戲劇中，固然令人看得痛快；可是若狂想化為現實，執法者非要Laughing哥上身，用盡一切手段將目標人物坑到，恐怕只會教人「抑都唔笑」——因為缺乏法紀精神的執法者，在眾人看來，不過是黑社會的嘍囉而已。



麥兜的生活哲學

還是要套一個被用濫的句子：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麥兜。

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接受了那個粉粉嫩嫩、慢聲慢氣，看上去蠢蠢的小豬，當牠是我們的同類，甚至見到了我們心底的善良、簡單和愛。

歷經3年，謝立文、麥家碧的黃金組合，加上香港漫畫家楊學德的加持，《麥兜·嚙嚙伴我心》將於本月16日上映。明明是五彩斑斕、人影流動、光怪陸離的荒謬世界，原來不過是一塊執着和理想的試驗田。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部分圖片由泛亞提供

這回，謝立文想把麥兜的故事講得再不一樣一點。他翻起了春田花花幼稚園校長的老底，順便把他推上關門大吉的絕境。一句「不然就返順德啦！」舉重若輕，卻勾起一段校長當年與唱歌的不解之緣。那緣裡，有對音樂的執着和熱愛，有生命的綻放和消亡，也有對現世的唏噓與無奈。這不僅讓麥兜實現了自己登台表演的夢想，也繼續印證了他的生活觀：沒什麼大不了，捱到最後都會有奇跡。

應付媒體、拋頭露面的事，謝立文多是拜託他的太太麥家碧。所以，當謝太靚靚的坐到記者面前時，臉上帶着歉意，「創作人很怕醜，我們都不太喜歡解釋自己做的事情。」說完，望了一眼身旁已經臉紅的楊學德。這部作品，是麥兜創作團隊首次邀請獨立藝術家參與創作，麥家碧也說不清楚是謝立文的劇本在先，還是一早就有的想法。「我們三人的合作，就像踢足球。謝立文負責踢球，阿德(楊學德)就只管往前踢球，我呢，就是看球門的那個。」

漫畫家楊學德因作品《錦繡藍田》為人所知。他的個人風格強烈，喜歡將不同濃艷色彩彼此相撞，而筆畫下的對象又多为市井小人物，面相較粗魯和誇張。這次在《麥兜·嚙嚙伴我心》中，謝立文安排了「春田花花幼稚園」校友、一群遊蕩社會底層的小混混出場，他們為了幫助將倒閉的母校籌款，使出渾身解數，奇招異點層出不窮。「除了幼稚園內的部分，其餘全交給了阿德。」麥家碧雙眼一眯，呵呵的笑起來。畫慣小清新的她，初看到阿德描繪的「飛仔」(小流氓)，着实嚇了一跳。那些人物髮型奇異，行為古怪，更有人還留着一個星星形的黃髮。

「當初創作麥兜，想着一隻豬、一隻鴨、一隻烏龜等小動物混身進入人的生活圈已經很荒謬，沒料到得到了香港人的認同，後來就再玩得瘋狂一點。但阿德卻說他畫的是寫實來着，他就見過那樣的人，所以很理所應當的樣子，出來的效果好好笑。」有曾看過樣片的人

告訴麥家碧，這部新作「笑點最多，淚點也很多。」阿德畫的小混混形象，功不可沒。那些面目兇神惡煞的人物，其實不過是紙老虎一隻，「是毫無殺傷能力的惡人。」

「我常常被人誤會，以為我平時就喜歡那些血腥的重口味。」阿德趕快解釋，「其實我是喜歡小丸子、麥兜那類很sweet的形象。就算我在漫畫中要畫出血腥場面，我的心態是，那不過是一堆茄汁。」為大銀幕創作，從靜止到活動，是阿德的首次嘗試。而對於首次面對內地觀眾，他說從未想過有什麼口味上的照顧，「最難的部分，是導演常常給我講要呈現什麼氣氛。這個東西很縹緲，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捉摸。」

保持童真棄血腥

出來的效果是，畫面多了許多光影的對比，天空變得色彩斑斕，這與麥兜故事前幾集的格調大相逕庭。「我曾經很緊張顏色的問題，後來發現，原來擺在一起都好浪漫。」麥家碧憑着藝術家的直覺，給予阿德最多的發揮空間。結果，黃昏的深情，夜晚舊區的淒涼與落寞，城市燈火金碧輝煌的喧鬧，為電影延伸出了更多的層次。「可是，麥兜的顏色還是保持淺淺粉粉的，放置在這樣的色調中，反而一下子被突出出來，好像是一團光。」無意碰撞出來的效果，讓阿德非常滿意。

而《麥兜·嚙嚙伴我心》的情感釋放，也是過去創作中所沒有的。「我也和謝立文提過好幾次，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去講一個道理，或者有沒有必要弄這麼長。」麥家碧說：「他覺得是有這個需要，而後來加了音樂和畫面，就說服我了。」惡人不惡，對欺騙充滿寬容，對命運充滿希望；音樂藝術，成為亂世中的救贖，也許也是謝立文和他的創作團隊的心靈寫照。

有人詬病合拍片讓麥兜失去神采，暗示創作人對市場的妥協，麥家碧顯得很無奈，「只不過這部電影裡的內地部分比以前多了，但從某種角度來說，這也是我們現在香港面對的現

實。比如，我們出門，在路上聽到講普通話的人多了。或者讓麥兜和其他小朋友上深圳唱歌，也沒有什麼特別，因為很多香港人都上去消費。可能不喜歡的人，是不喜歡合拍本身。」她和阿德都否認合拍體制對創作的負面影響，「作為母親，當然是希望讓多一點人認識自己的小孩，多一些人喜歡他。」

為了準備電影，麥家碧近幾年的繪畫重點都是麥兜，但她沒有忘記自己的其他孩子。「以前我會畫幼稚園裡其他人，作為麥兜的最佳搭配。」至於大家為什麼都更喜歡那個「蠢蠢」的小豬麥兜，「大家可能喜歡的是他的好的地方，比如孝順媽媽、單純，這些我們很多人長大後就消失了。」

麥家碧承認，對現在香港的社會環境有一種刻意的逃避，「我想保護我的天真，以便保留麥兜的好奇和單純。」



麥家碧(左)、楊學德(右)



麥家碧的小清新畫風，與楊學德做到完美平衡。



帶有強烈色彩和對草根人物的描繪，是楊學德的個人印記。